

十二弯的故事

曾小燕

十二弯在蟠龙镇银河村七组的山巅,头可顶日,手可触云。这里人迹罕至,除了树林,就是飞鸟。正因为如此,知道十二弯的人多,真正去过十二弯的人却极少。

其实十二弯并不是特别高,海拔只有700多米,但在银河村境内算是高山了。站在山顶俯瞰,四周青山,绵延起伏。撑天灌木,挺拔葳蕤。十二弯以前没有路,也没有十二弯这个名字,而是叫垭口。附近村民上山劳作,只能顺着山形往上爬。爬得多了,心细的村民便记下了翻过的山,上上下下竟然有12座,于是就有了“十二弯”这个地名。

两年前,十二弯终于通路了。一条白色的玉带弯弯曲曲环绕在绿树掩映的群山之间,蜿蜒盘旋直至山顶,那是318国道通往十二弯的水泥路,从山脚到山顶一共有20多公里。

银河村峡沟纵横,山多地少,可利用资源十分贫乏,经济作物栽种和管理成本较高,传统农业很难实现村民致富的愿望。这些年,银河村的壮劳力都陆续外出务工,村里2000多名村民只剩下400多人留在家中。留在家中的人除去婴幼儿,70岁以下的都算是年轻人了,所以劳动力极为欠缺。

一年前,外出务工多年的村民老潘回到了银河村,他是听说十二弯修通了公路,并且还连通到了家门口,于是急急忙忙赶回来,寻思留在村里干点啥。凑巧的是,年前村里进行耕地流出补足,在十二弯的垭口上,开垦出50多亩撂荒地。看着这一片平整、肥沃的土地,村干部们犯了难。地是开出来了,但是路途遥远,谁去种,种什么,怎么种?思来想去,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刚刚回村的老潘。

老潘是土生土长的银河村人,骨子里秉承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品质。老潘外出务工多年,见多识广,思想上有干劲,有冲劲。大家都说如果让老潘来承包这一片撂荒地是最合适不过,他一定不会辜负十二弯这片纯净的土地。

村党总支唐书记找到老潘,跟他谈起了十二弯的撂荒地。这位58岁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拍着胸脯说:唐书记放心,我已经有了打算,就在十二弯种高山西瓜!唐书记听后欣喜地说道:那行,你就甩开膀子大胆干,在银河村干出一个榜样来。

因土壤、气候适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银河村民就开始栽种西瓜,尤其是居住在318国道旁的村民,有效利用了国道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春天,他们在自家土里栽上几丈地的西瓜苗,夏天结出西瓜,少部分留给自家馋嘴的孩子吃,多数摆在国道旁边卖,挣点盐巴和学费钱。过路的司机都知道银河村的西瓜好吃,但这仅仅是家庭式小规模栽种,产量好的也就两三百个,摆在路边几天时间就卖完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老潘家就住在318国道旁。没有外出务工前,老潘也栽了多年的西瓜,有一定的栽种技术和经验。如今,老潘打算在十二弯垭口撂荒地栽种50多亩地的高山露天西瓜,这是机遇,更是挑战。老潘的决心下得大,难度也可想而知。

有村民说,路是通了,但又弯又陡,既还还险,技术不好的司机根本不敢开,走上去又不现实,还有银河村从来没有人在高山上栽过西瓜,自古以来这是头一回,万一失败了,岂不是要亏本?还有,翻地、栽苗、施肥、除草、采摘、运送都需要人工。等西瓜成熟了,怎么运出去,又卖给谁?算算成本不是一块二块钱的事情呀,这老潘怕是脑壳有病吧。

老潘不信邪,既然有了承诺,那说干就干。签了承包合同的老潘,一夜之间从普通村民变成了银河村的西瓜大户。

为了上山方便,老潘买了一辆红色的小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带着老伴儿到十二弯的地里翻土、施肥。路上来回两趟都接近三个小时。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请几个村民帮忙。老潘除了自己钻研栽种技术,还将镇农服中心的技术员请到地里指导高山西瓜的栽种,功夫下得很深。

5月初,老潘在十二弯栽下了十多个品种的西瓜苗。瓜苗在老潘的精心呵护

下慢慢长大长高,再慢慢牵出了瓜藤,开出了黄色的小花。那些天,老潘每天都兴奋,上午下午都不辞辛劳,开着他的小三轮车去瓜地,看那些藤,那些花,还有慢慢结出来的小西瓜,再跟十二弯的蓝天白云和参天大树讲讲话,憧憬着西瓜的收成,累并快乐着。

熬过漫长的季节,经过焦灼的等待,终于到了西瓜成熟的八月。因为日照充足,十二弯的西瓜长得特别好。站在瓜田一眼望过去,圆滚滚胖乎乎的绿皮大西瓜一个挨着一个躺在草丛中,在阳光下泛着亮闪闪、青幽幽的光,令人垂涎不已。

可老潘却发了愁。第一年种高山西瓜,老潘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产量有多少。没想到今年风调雨顺,老潘估算了一下产量,居然高达4万多公斤。这4万多公斤西瓜,仅凭一个没有人脉和销售渠道的瓜农,如何卖出去?老潘急得眉毛皱成了一团。

焦虑之余,他想到了银河村的村干部们。

其实村干部们一直在关注老潘种在十二弯的西瓜地。每次到十二弯巡山,他们都会到瓜地里看看瓜苗长势,问问瓜地的栽种情况。平时的工作例会,也时常将老潘的西瓜地作为重要议题,大家商量着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眼看着西瓜就成熟了。这天老潘抱了一个漂亮的大西瓜到村办公室。尝到鲜的村干部们惊喜地说道:这十二弯的西瓜汁多味甜,入口即化,口感相较318国道旁种的西瓜胜出了许多!听着村干部的夸赞,老潘脸上挂起了笑脸。他说瓜确实好,但是哪个卖出去?

老潘不知道,就在他抱西瓜来的前一周,村干部们已经召开了村两委会,商议如何帮助老潘销售高山西瓜。

村里没有电商平台,那就靠大伙儿人脉,靠朋友圈,靠微信群。银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牵头帮扶单位带头购买,再到十二弯的西瓜地拍摄了实景照片,把编撰好的宣传文字一并发到了朋友圈,题为“银河助农行动”。

广告一出,订单就如雪片般飞来。村党总支唐书记召集村干部们齐聚到了十二弯,村副书记小方开着自家的皮卡车到了十二弯,银河村有劳动力的村民也赶到了十二弯。

烈日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摘瓜、背瓜,再按照订单要求分拣、贴签、装袋、上车,再由小方开着皮卡车将西瓜分送到每一个顾客手中。瓜地里,大家晒着太阳,流着汗,说着笑着吆喝着,欢快地劳动着,那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格外令人动容。老潘心怀感激,时不时抱一个西瓜用刀切了,招呼着大家到阴凉处歇一歇,吃一块西瓜以解暑热。大家也不推辞,蹲的蹲,站的站,嘻嘻哈哈地品着瓜,大声笑着说今年吃的瓜比哪年吃的瓜都多都甜,这都得益于老潘的辛苦付出!

有心疼果农的城里人,不愁路途遥远,从城里开一个多小时车程,到十二弯的瓜地里亲自采摘。他们说尝到了十二弯的西瓜,真的是甜到了心坎里,吃了还想吃。还有很多人在朋友圈转发“银河助农行动”的广告,希望大家都能关注银河村老潘的高山西瓜,助力乡村振兴。

在银河村干部、群众的大力帮扶下,老潘的西瓜一个星期卖出1万多公斤,订单还在不断增加。318国道旁,老潘也摆出了瓜摊,在瓜摊前买西瓜的司机们,都说今年的西瓜比往年要好吃很多。老潘自豪地说:因为今年的西瓜种在十二弯!

看着老潘的西瓜如此受欢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在回村的路上,晒得一脸黧黑的唐书记说起她的打算。她说明年计划将十二弯的撂荒地再开一片出来,争取把上山的近道拓宽,节省老潘路途上的时间,并尝试在西瓜地间种紫苏和大豆,增加经济作物品种,让老潘一年四季都有收入,支持他将这份甜蜜的事业一直干下去。

大家更希望通过老潘的成功例子,吸引更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相信只要找到合适的项目,再有敢闯敢干的精神,在梁平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一定可以实现致富的愿望。

诗路花语

双桂湖亭趣

曾定富

掬月亭

玉盘嵌湖底,野菊映涟漪。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栖霞亭

夕照铺湿地,落霞入亭栖。
但恋桂湖美,久久不肯离。

极目亭

极目都梁境,放眼全梁平。
村村皆锦绣,处处乃美景。

恩师张邦国退休抒怀

祝中华

青春时尚俊儿男,
志向杏坛三尺鞭。
缕缕清风滋肺腑,
浓浓暖意入心田。
初挑重担惊学界,
再启新程开锦篇。
桃李芬芳染染雪,
师生把酒话当年。

礼让豆腐

易云祥

一粒远来的黄豆
与龙溪河畔的小镇相遇
携手并肩的缘分
相濡以沫的经历
铸就礼让豆腐的美名

每天五点的炭火
点燃雾蒙蒙的清晨
也点燃勤劳致富的热情
每一粒饱满的黄豆
融进礼让人的烟火人生

精心做一锅锅豆浆
认真裹一根根豆腐
小豆子讲述着产业的传说
赶三六九的老营场里
听乡村振兴的新歌

让心寄居在川西渔村
品一碗礼让豆腐
轻抚蓝印花布
在草把龙的祈雨舞里
撩动乡风淳朴的
礼让风情

山城的雨

牟代祥

然而,到了夏天,它如同换了一个模样,脾气大了不少,只要脸色稍微不悦,你就会看到山上的树,地上的草,田间的稻,都一个劲儿地安慰它,生怕它那不高兴后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可是它不高兴便就是不高兴,无论是谁都无法平息,乌云甚至为它呐喊,疾风也变得狂躁,不一会儿,豆大的泪珠哗哗地朝地面砸来,惹得荷叶东倒西歪,竹叶啪啪下垂,灰尘凑着热闹也和着它的脚步四处张牙舞爪,这个时候只需要静静地看着它,无需表态,让它发泄一通后一切又能恢复如初。

可到了秋天,它就像一个黏人的小妖精,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有你的身影,它就如影随形,不信,你看看秋天的萧瑟在哪里?你以为

在泛黄的银杏叶上,或是在大雁南飞的路途中,又或是在堆砌的草垛里,不,它,在山城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青砖溅起的水珠里,在荷塘枯萎的莲叶上,在熙熙攘攘街道漂浮的花伞中,它把整个山城都拢起来,营造出一种十足的诗意。

不出意外的话,冬天则是雨最美的时候,它会拥有春天的温柔、夏天的火辣、秋天的多情,自然更多了一份冬天的成熟。是的,冬天里,在山城这样独特的地理结构中阳光是不会多见的,它则幻化成雾的模样,把太阳变得朦胧,把大地变成一张调色板,无论红的、绿的,无论远的、近的,在它的作用下,你必须具备足够的想象力,当然,也可以尽情地天马行空,不拘泥于时间空间,不受限于城市内外,大胆一些,必然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于我而言,我其实很喜欢雨,是那种不分季节且打心底的喜欢,我想这大抵和人的性格有关。

记忆中,山城的雨就如同我儿时的回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雨对孩童来说,是欢喜的,因为可以尽情地撒欢,就算擎着一片荷叶,也能玩出属于我们那个年纪的快乐,无关世事,只管把单纯的快乐的笑容送给雨,送给现在找不到且已失去的童年。

到如今这样一个年纪,我仍保持着喜欢雨的初心,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恬静,这大概就是当下的心情。我也会在冬日时候慢慢悠悠地推开窗子,任冰冷的雨丝静静地滑过皮肤,仿佛那些曾经遗失的都能在雨的作用下,一股脑儿地翻开记忆的匣子。

山城的雨,随时间不断变换着形态,不断变换着样子,尽管日月轮换,星辰转移,但它从未消失,它就静静地守在这座城里,守在每个人的心里。

雨,是冬天的精灵,它从云层中蹦跳着、打闹着,一路敲敲打打地来到世间。

如果非要说什么地方的雨最美,我猜想,它或许不是垂垂柳条的江南,也不是稀若珍宝的戈壁,更不是细若游丝的草原,而是像雾像风又像雨的山城。

是的,就是山城,也只有山城重庆,方能把雨的各种姿态展露无遗。

山城的雨,来的时候如杜甫诗中描写的那般静谧,那随风潜入夜的轻微,那润物细无声的温柔,那野径云俱黑的朦胧,那江船火独明的孤独,一下子就把诗意融进了山城,融进了每一个山城人的美梦中。

当然,在山城,雨也是有性格的。春天,它如同暖阳的一件薄纱,带着丝丝寒意,直弄得农人蓑笠上结出晶莹的水珠,随着春天轻柔的微风摇摇晃晃坠进希望的土壤里,然后,一片,一大片,山坡上,树林中,田野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绿茵茵的曼妙景色,远处,近处,处处都透露着春意。